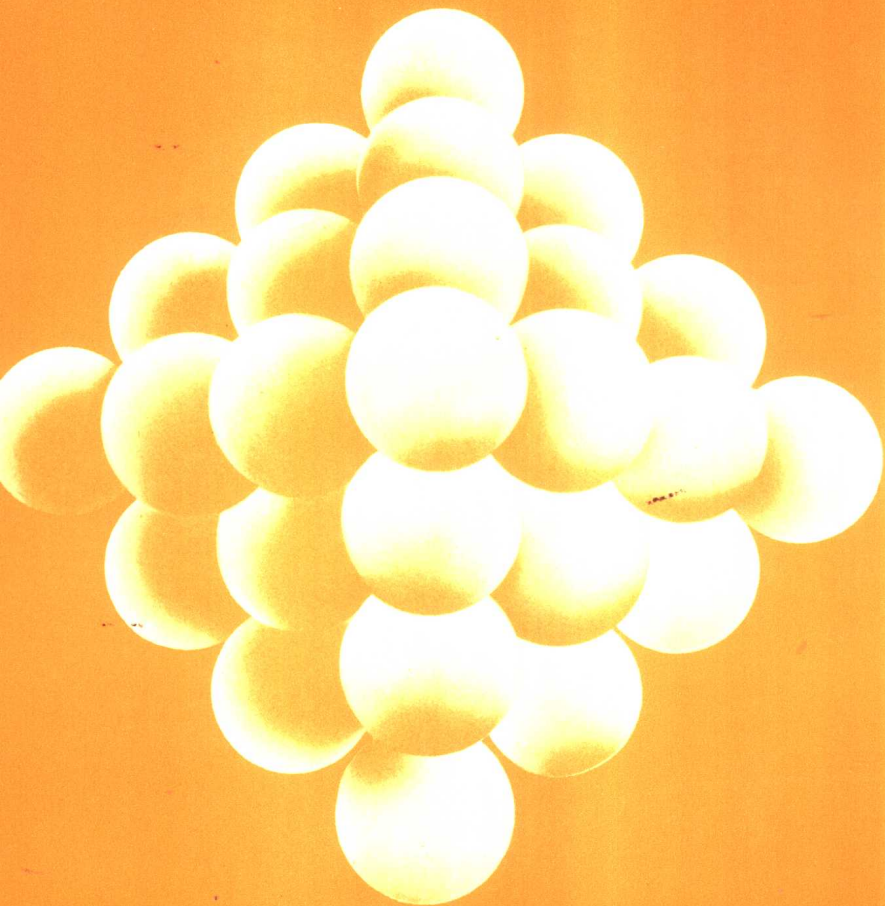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南樹丁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131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南樹丁

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業

丁樹南自選集

翻版
印權
必究

中國新文學叢刊 131

著者：丁樹南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振文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華路一段七六巷廿三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門市部：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綜合書城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定價：精裝 九〇元
平裝 一二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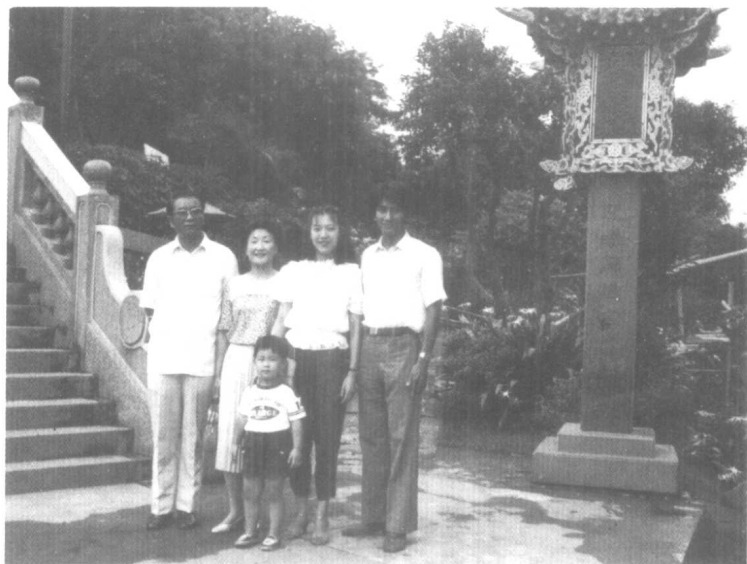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四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插	內	內	蝴蝶	封	排	裝	版
頁	頁	封	頁	面	版	訂	本
八	六	八	一	一	新	穿	三
〇	〇	〇	〇	八	五	線	十
磅	磅	磅	〇	〇	磅	15	開
雙	宏	模	磅	磅	銅	×	
面	康	造	模	模	版	42	
大	米	紙	紙	紙	紙		
豐	黃	色	加	印	淺		
銅	印	書	灰	色			
版	紙						
紙							



- ① 作者伉儷遊石門水庫（民國七十一年七月）。
 ② 作者與其姊遊中影文化城（民國七十年六月）。
 ③ 作者與其兄遊新加坡紅燈碼頭（民國七十二年八月）。

- ④ 作者全家福及其小外孫（民國七十一年七月）。
 ⑤ 作者與其兄遊新加坡紅燈碼頭（民國七十二年八月）。



永恒的路

丁樹南

——悼先母露西 (Lucy Au) 之二

人家說基督徒下葬時親友不可以哭泣，因為基督徒^{智世}是為了上天堂，~~親友~~該為其高興。可是，露西，你

肯放下葬的那一天儘管天空分外的藍，儘管陽光分外的

，你却只^感到陣之數目的霧翳昇自^內心，視線一再為之

迷朦。露西呵，你又怎能^興得起來？

——孤零！

在牧師的喃喃禱告聲中，我俯視那長方形墓穴中站立

着裝盛飾一生蒼白少月的那一個蒼白的大理石牌子，相形

之下，墓穴頭以過度的寬敞，就如一個人躺在偌大的一幢

屋子，^卻連一件^僅的家具也沒有，^{一身孤子}，四^壁蕭索。

登時間我有一股^{強烈的衝動}，我真^恨不能^從身下跳去再一次擁抱那冰

冷的牌子，用新的金^身金^體去填塞那多餘的空間，用新的

■	■	■	■	■
校	編	主	作	封
			家	面
			素	設
			描	計
對	輯	編	管	郭
羅	李	田	執	承
愛	愛	牧	原	中
萍	南	萍		豐

目 錄

素描	生活照片	手跡	小傳	自序	第一輯 小小說	綁票	面子	送禮	失落
						三	元	七	五

第二輯 散文

五道花門

壹

落月相思懷故人

貳

遠去的梵音

叁

住院小記

肆

第三輯 短篇小說

我穿過一陣煙

伍

長夢

陸

姊弟

柒

鬼胎

捌

小客人

玖

金戒指的喜劇

一〇

女人	一五
第四輯 寫作論	
純客觀寫照淺論	一五
漫談小小說	一九
談小小說的深度	二三
小小說的情節重點	三〇
寫作與心理學	三九
人物即性格	三三
小說的觀點統一與效果集中	三六
小說寫作觀點析談	三七
小說寫作的特殊觀點	四〇
意識流小說三類型	四五

小 傳

丁樹南本名歐坦生，福建省福州市人，民國十二年生，畢業於國立暨南大學，歷任國小校長及中學教師近四十年。民國三十六年初來臺，四十一年結婚。妻錢氏，原任國小教師，現已退休。育有一女一子，前者政大畢業，已嫁；後者就讀於陽明醫學院。

自序

文藝圈裏的朋友聽過「丁樹南」這個名兒的，提及其人，聯想所及，大抵不外那幾本有關寫作理論的譯介，以及一些瑣屑的論評文字。很少朋友知道我早期的興趣在於小說。其實過去我爲試作小說所糟蹋的筆墨紙張倒也不算少。高中三年中是我創作欲的旺盛期。當時抗日戰火方熾，家鄉報紙副刊登載的也以「抗敵文學」爲主，雖然不給稿費，但有心寫作的年輕朋友們創作興致並未因而稍減。我自己就曾經有過連續每日寫一則短篇小說的紀錄，這些不成熟的習作發表後，我雖曾一一剪存，只因後來負笈內地，並未隨身攜帶，其間家鄉兩度淪陷，先父深恐那些對「皇軍」不敬的塗鴉之作一旦被查覺，難免身受其累，於是那一厚冊剪報遂不得不慘遭火葬的厄運，由於它對個人不無紀念價值，及今偶念及此，猶憾然不釋於懷；也因此之故，收在本集內最早的

一篇小說「女人」（一九四二——民國三十一年作），已經是大學時期的作品了；寫這篇小說時我年十九歲。

本書分四輯。第一輯爲小小說。小小說是我近若干年來一直提倡的文學形式，只是自己創作不多。小小說與短篇小說的界分，就內涵言，應視其效果單純性的程度而定；就形式言，則不能不涉及字數問題。不過究竟若干字以內的小說算是小小說，却無一定的標準。若以美國部分文藝理論家的看法，認爲二千五百字以內的小說爲小小說（見「漫談小小說」一文），則依個人翻譯的經驗，英文譯爲中文，字數約莫擴增一倍（因爲英文「一字」譯爲中文，往往成爲超過「一字」的「詞」或「辭」），因此，我姑以五千字以內的小說歸列爲「小小說」。

其次，近年來我嘗試以小說的表現形式與技法來處理散文的題材，集內「我穿過一陣煙」、「五道花門」、「遠去的梵音」等篇均屬於此一嘗試的作品。前者就題材言，記實的成分雖大，但由於具備小說的佈局模式，故列入「短篇小說」輯；後二者文中固均不乏小說式的對話與片斷場面，然而缺少一貫的「情節線」（Plot-Line），則只能視其爲散文。

此外，若干早期作品其中所呈現的部分細節，容或爲今日年輕一代所難於接受或無法想像的，如「女人」一作的時空背景是抗日戰爭中期的福建省永安吉山，當時公務員所過克難式的困苦生活豈是豐衣足食的這一代想像所能及？又如「鬼胎」（一九五三——民國四十二年作）文中一

對公務員夫婦各自爲了張羅五塊錢來購買獎券而殫思竭智，類此情況，在今天似乎也是難以想像的事，然而以歷史的眼光來看，當日的景狀正足以映襯今日社會經濟的進步與生活水準的提昇，因此儘管題材陳舊，選錄於此，亦不無意義。

我覺得編自選集之難，難在往往囿於個人的感情而難求客觀。儘管過去數年間我曾不止一次擔任小說評審或鑑選的工作，可是一旦面臨自己的文稿，方知選自己的作品比選別人的要難上十倍。有時一篇文章衡諸客觀的尺度，明知其並不值得考慮，却只爲了那一份執着的偏愛或對個人具有特殊意義，而在取捨之間彷徨累日，委決不下。舉其一例，集內「小客人」一文（一九五九——民國四十八年作），作爲短篇小說來看，結構有欠完整，形式也略嫌瑣屑，唯獨其中所呈現的場景與人物對我有太深的親切感，尤其重角之一小茵，即是另一文「五道花門」（一九七六——民國六十五年作）中小女嫻嫻幼年的影像，當年她才是幼稚園小班的黃毛丫頭，今則已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二十餘年歲月奔馳，世事浮沉，回首滄桑，念舊之情澎湃於中而不能自己，因而終於決定予其保留。

第四輯爲論述，因爲各篇內容所涉不外乎寫作的技法或原則，故以「寫作論」一總題予其涵蓋。至於書文的評介文字，自民國五十年以後，我大約平均每年寫一則，這些文字中當然不乏個人特別偏愛的，唯獨我以爲書和人一樣有其命運，除了極少數堪以傳誦千古的不朽名作外，絕大

多數都在時間洪流的沖激下，載浮載沉，前途莫卜。譬如十年前經我評介的若干書文，今則業已絕跡。評乃爲書而寫，書若不存，讀者無從對照，則對社會大眾而言，評又有何意義？本此看法，所以凡是純粹的評介文字，都不在選錄之列。

我與文墨結緣，始自青少年，屆今歷時近半世紀，其間爲種種原故，雖曾間斷，但寫寫譯譯；累計字數約莫也在二百五十萬言左右，然而回顧却是一片茫然，視諸作品等身而文名歷久彌燦的同輩作家，固不敢望其項背，即是較之那些一作成名而享譽文壇的年輕寫作者，亦感慚汗不已。今我以花甲之年，來編此自選集，並非缺乏自知之明，實乃想藉機會爲碌碌此生留個紀念，聊以自慰，如此而已。

民國七十二年初於臺南